兩朝從信錄

崇獎忠義正鼓勵人心之机括允為盛舉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六月庚戌

浙江巡撫蘇茂相請恤錄　昭代第一慘忠䟽曰臣聞人臣事君以忘身忘家為極致　國家功令以褒忠褒義為大典故忠義之臣即在勝國首賜褒嘉如唐之於堯君素宋之於韓通皆以其抗節不屈事定之後　特詔顯揚凡以忠義為　國家命脉必命脉固而後　國祚長矧本朝有異常慘忠累蒙　列聖軫念而所司未能極力表揚遇

皇上激勵節義之　勅奉行猶可緩乎則遜國之翰林院
學士方孝孺是已臣按孝孺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自幼
誦法聖賢步趨仁義
太祖高皇帝以布衣　召見稱云異人留爲子孫光輔太
平及　建文時爲太常博士
成祖靖難兵至孝孺抗志不顧其身被戮殃及十族蓋古
今人臣致身之慘未有如孝孺者及天下大定都御史陳
瑛請治建文時諸死事臣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我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洪熙元年

仁宗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忠臣宜有傳不書何
以示勸至隆慶六年
神宗登極　詔內一欵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
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語是諸
臣罪在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皇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　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
官查諸臣生邑或待建祠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當時以
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欽此是累朝

列聖軫念忠義如此稠疊而所司未見有奉行者故人心未見激昂秉彝未見奮發以臨難苟免為智以舍生取義為愚臣目今因督師巡至台州寧海經方孝孺故里見其人烟寥落風景慘淡及詢其遺裔有方忠枝方振節方繼忠方維節四生來見皆容貌朴魯衣食不贍不覺潛然出涕夫以

太祖尊賢禮士故後代得此仗節死義之報

成祖之靖難兆跡湯武方孝孺之殉節同志夷齊乾坤所以不毀日月所以常明恃有此忠義一脈耳今日必特

加褒賜錄其子孫庶以紓二百餘年鬱抑之氣培千萬

年悠久之基是所望

陛下勅部亟爲覆行不容延緩者也。或謂孝孺當時血胤盡戮存者未必親枝臣不謂然夫忠義之氣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彼捐軀致命之臣斷骨碎即崇褒顯榮於歿者何有要以國家自培忠義一脈則郵錄諸典皆宜備舉以樹風聲大抵今日欲張國勢在固人心欲固人心在奬忠義又當奬真忠義勿致濫請混淆臣在浙言浙得於見聞不敢不以入告伏乞勅下該部速爲覆議施行臣曷勝悚息待命之至奏入

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伊妻鄭氏准祔葬原籍仍命

海陽第八
可几可旦

議恭祈所在有司新其祠宇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曰竊惟今日封疆多事東西逆賊勢甚猖獗各處索餉　請帑皆急如燃眉臣等每當看詳不勝愁悶欲報可則內帑有限且恐

聖意未必慨行欲遽不允則地方委係危急不容坐視欲遽令戶部設處則戶部亦束手無措尚書汪應蛟凡稱病求去欲遽行各省嚴追逋欠則民窮已極嗷嗷思亂追征太急必至生變恭臣等之苦心于是而窮而計真無所出矣項科臣薛文周請盡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錢糧言若可行其實府州縣庫藏亦皆空竭安有羸餘布政司或有

若可庫可

然諸所恃幾何、且恐地方有事、亦當存留以資經
括而空之、見如目前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支吾、此係三
于事而徒多一番之紛擾、至于十庫錢糧雖皆額設、一
可缺之、然必太平無事之日、則可言額設、令地方多事、如
川貴雲南湖廣廣西數省錢糧、或經陷沒、或係截用、每歲
所入戶部之數失其舊者多矣、何獨取盈于內庫哉、臣
竊觀天下太平日久、揆之氣數人心、恐又大亂一番、即白
蓮教布滿海內、四川江西業已蠢動、萬一山東未即撲滅、
四方奸雄必有乘之而起、昨督臣張我續爭移臣書謂各
處土司亦有聚衆數千、看川貴消息而動、若然則奢酋不

收拾人心 處置兵食 以不靡爛

滅安酋不驅其禍豈獨在川貴已哉此非
朝廷之上大破常格以收拾人心處置兵食臣等切恐其
靡爛決裂而不可救也曰前最急如經略王請修邊銀九
十萬總督張 請留湖廣全省錢粮四川撫按 請餉六
十萬貴州撫臣 請餉五十萬除湖廣錢粮聽該部覆
外其餘皆係 請帑臣等未敢遽爲擬 允示擬下
其覆上當酌量給發其他如登萊之援遼毛文龍輩
之也因安插遼民皆係急務亦須量給有虎憨兎
索賞插罕諸夷欲合力詠奴則所費更多當俟
再爲議處耳臣等非不知前此所發 帑金皆

袪棒正謂此

激烈語

但據今日時勢不得不爲此又切貌

聖心爲疆事焦勞而臣等豎儒茫無一籌可以仰替屡屡

煩瀆以發帑庫爲言慚愧無地要以天下太平何處非

皇上之財自古未有患貧之

天子如其大亂則雖積金如山亦不能守此亦

皇上所當深計而熟圖者臣等亦萬不得已而效其愚耳

伏望

聖慈俯垂鑒採

山東妖賊復陷鄒滕二縣

巡撫趙彦奏報云二十一日據署鄒縣事兗州府通判

鄭士杰報聞香教二千餘人于十七日三更西門鳴鑼

三聲吶喊，三鼓用斧砍門，城中內應，通判摯印走出東門，大報彈十二日四更時，有聞香教內應外合，群賊齊入滕縣，戒方錄房庫，殺參殺甚慘，縣官姚文龍逃出，見令調城請，賊萬惡滔天，神人共憤，聞報之日，即委都司楊調棟、河港守備王文輝率兵馳赴征勦，外查鎮營兵不及三千，業已盡發，而臨德二營亦發強半，白蓮在在倡亂，州縣在在請兵，省發集兵可與，只以練鄉兵責虎不可部已臣于去歲會題泗州添兵一萬二千名，省城添兵三千名，已奏

欽依，推補將官矣，因登萊開闢，三方並進，計部之額餉不足，海上之枵腹可憂，臣不得已，縣添兵一萬五千，盡赴登萊，為同舟共濟，節不惜費之朴忠也，不意計部將前撫臣題准九千兵餉，亦不准留用，從除露肘，無可奈何，令妖賊突發，不惟無兵，而出征之兵亦無餉可給矣，若非遼事之決裂，妖黨豈敢橫逞，又非遼餉之搜括，東省豈至空虛，廣寧失後，臣逆知草賊蜂起，條議留錢糧一款，計部不怵覆行，危急至此，欲臣不用新餉，不可得也，臣前疏已先言之矣，今妖賊俱在兖屬，而鄒滕二縣尤南北孔道，臣欲一親為推問，滅此而后朝食，司道府縣僉為白蓮邪教，無一州縣無之，觀望切發，處處見告，一

移鎮人心動搖恐壓慶四起難于收拾居中調度無不可者臣因之不便輕動非敢憚于行也幸諸將奮勇士卒用命都司廖棟一鼓而獲級一千三百有奇焚殺無算少俟兵將會合盡勦鄖城之賊祭各營兵齊至鄖陽恢復城池掃蕩妖氛亦不難于底定矣惟臣奉職無狀禍亂空發萬死尤有餘辜伏乞

皇上先削臣職級戴罪討賊俟平之日恭候　斧鉞之誅臣僅會同河道總督陳道亨延綏王一中從實上陳伏乞

敕下兵部覆議上請嚴加查撤失機通判鄭一杰知縣姚文鼎并行勘問處法紀昭而人心肅地方事尚可為也

曾王指貲保城

上以藩屏有賴深嘉之

贈講臣唐文獻太子少保蔭一子中書○賜侍郎王德完祭葬

閱此疏足知王公綜理精密偵備遼計皆掌列若不瞭于此矣

經略王在晉欵戰疏曰自正月復廣寧五百里之間西虜
屬斷青耗遂絕自虜設盟爲我向導哨馬逵于前途而回
鄉人邢天祿等言奴于正月二十四日進廣寧二十六日
伊子即領賊抵關至十三站馬驚而墮地死用紅氈包裹
隨行之處皆流涕奴以爲不祥而罷兵也斯時也潰卒難
披人被馬倒關門一溯遐想不能禁也萬一賊乘其後何
論山海豈復有薊永哉夷善于馬而馬蹶

思之流汗滿臉

皇天后土念我
祖宗之功德

今聖之仁明惟呵護于百年乃奮怒于一旦此無異晉恃

令語

浪之擊。立挫神魂殺胡兴之兇。旋催兇錄我明萬世無彊之祚。則此巳兗數之黑定矣。嗣後聞賊在十三站等處殺遼人之不順者。又執少壯并妻子。是以哨聚于林莽山谷間。奴亦不能盡殺也。近保定人王愛逃回。順帶錦州生員趙啓口詞。始知錦州城南等處。遼人結聚者甚夥。賊在東屯大凌河住。而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寧滿木寺逃回等。距城十里。夜望城頭燈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掩襲。賊之不攻關者。懼虜也。非懼虜之强。懼虜之衆招呼其部落也。又有樂清人王國自遼陽蘇胡子堡逃回。知奴住新城。李永芳住遼陽。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朝鮮。發兵一枝。守南

衛、防、登萊發兵一枝、守廣寧防西虜至五月十六日、聞有一湖廣人走回、足跛落後爲緑畢大夷人所掠、傳報李永芳、何在遼陽、令渡河來廣寧、奴差遼人齎多金進邊偵探關上兵馬若干、令調何處兵、打聽內邊怕我否、非無意窺關者、奴既糧足、草長、馬肥、而我城郭未完、人心未定、終朝有戒心焉、此夷情之得于傳聞者也、今之求關受賞者、爲哈喇慎大罕酋孛羅賚、伯彥黃台吉及桑顏三衛諸夷、來莽二大都暨三十六家爲薊宣之西虜、守關一事、職未敢藉其力、亦未可必其終、惟是日前得其大濟益遼人藏米于窖、虜發窖得米、日運米、入里鋪關上居民以粗布易之、

點隨我兵看守渡者若借其百之可細

即偵探一一路後能來我不能往彷是何故

識讀

非財力與不如奴所用者皆我之脊血皆我之精銳更何吝焉

民得不餧今干戈擾攘閭民不田不稼蹴懼來歲之無以濟也虜人有杳喇肭唔歐兒討台吉有王燒弁部落不受賞答喇乘覺華島之解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款矣王燒弁射殺一哨探家丁搶馬五匹今諸夷亦摘其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有歹青最貪最橫奴乃齎青金二百兩銀若干貂參數䭾以賂歹青必欲與之婚媾太之任為歹青之婿職令燒太閧之未知得閧否奴之賄虜金銀甚廣而我寸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闘財闘力皆奴之不如貧虜為其所賺或逼款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寧者為虎墩兔虜中之王稱憨者也而昏于酒色

獨是我國家之財耗于浪費使匱力窮于虛忘治怠于時然忽一旦有急財反不湊手力不爲我用亦奈何哉

無遠志其叔腦毛大專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强奴不肯憨而肯歹青豈謂憨之不足與耶抑憨先爲奴所中耶五月初旬諭憨來助兵駐寧遠到關索賞矣久之而不果至也必有阻關之情憨來而據險之處不敢不避避其王也憨之歲賞甚繁賺喚通官副將王牧民諭之歲賞二季每約銀十萬今遣去秋之賞復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憨負二十萬之賞且金緞蟒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弟虎憨與奴陽離陰合以嘗我又虞奴借憨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禦退不得容其追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慎三大

老成

部臣言黄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金遼藐視
天朝誓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召卜火及諸大酋糾
衆攻奴其志銳其言確職與督臣議虜勢離而難合其合
也靡常而不可恃其離也立涣而不可收虜來必大費費
無所出即得廣寧人民已散城守傾頽亦難終守且虎酋
近日言近者坐視遠者藐功我未收蟜蚌之利而奴且刼
卞莊刺虎之法搆一挑衅以速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
之後計非萬全顧叛賊重至廣寧有捲土重來之勢多方
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策而邊臣之審時
觀變未能自决者此也今宜密探虎酋之情而勵哈喇愼

之氣如哈喇討賊之師果動而虎憨衆索賞之使重來職在關既不能空言以應酬又不能黙金以償費倘不先期以奏聞勢必臨事以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以應多費有萬萬不容緩者又奴賊捐金縱間借言朝鮮巳受奴款梁監軍不許接見又言殺逆人二萬毛文龍僅以身免夫文龍以二百人往勝乃爲倖敗則其常不費
朝廷之供億不煩海內之徵調收功固足以壯　國威即取敗亦無傷于國體奈何海上官軍惡成樂敗創不必然之議論隳豪傑直前之氣令三軍咋舌而相戒哉美瑰相伉功罪見斧毀死畫墁而斧良工之苦心畏足蹶塗而憎

驕驟之千里雖黃其口誰不其然釜鬵之形于今成矣奴之所畏在支龍我不得不竭力以應之以成其畏天津巳治棧裝粮裘裳拯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留餉請發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分兵出汛所建何功試問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取用盡人操不二之心則天下無難爲之事至于錢粮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惜萬不可推諉蓋緊要爲

社稷安危所係呼之即應乃克濟事若夫騙錢騙官輕舉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用財于所不必用用兵于所不必用用心于所不必用及其當用乃加斬焉因其

朝廷隆典
當路悉心
尚居大節
共爲不朽

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舛也及今圖之猶

不及耳伏祈

聖明垂鑒

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獎之撫臣趙彥奏捷

妖賊盤據巢穴動以數萬將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餘顆火砲打死六七百人又毀燒武安集賊巢及近傍小寨賊膽已寒勢已窮悉奔梁家樓去矣

吏部尚書張問達擬覆恤錄差等疏曰諸臣五嶽挺骨三

光皆心少海之淵可回遲知滅項前星之色既正安問埋

光雖力抗虎冠而身沉圜土血濺騎陛而影沉落長松一

事攖鱗各處之人併案一官件

旨蓮株之坐無遺方俟河清巴集座鶚之鵬湊燮天墜祇
從地下之龍凡此黃髮登　朝强半白楊伏壠閒幽屢疏
懇夷頻有老臣倬任同心幽冥甚負良友是用撫疏奏于
撫按表遺事于門下叅以公評分爲先後討受祠深淺爲
圖報重輕馬鬣雨滋藻思忽施白骨鳳毛塵點光華載映
青箱是用皂　一人之寵靈實亦繼
雨朝之志事也除將采訪未備隊乞尚稽者容臣等陸續
酌題外謹將原任湖廣僉事等官馮應京等分別等第應
給　贈官庶泉路九重感白日之深照
君恩十世結玄壤之長春于以勸爲善而作廟忠所裨風

應在二等
且該贈官
因妻死節
故廕一子

教非淺鮮矣所有各官贈䘏既經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咨
揭前來又經奉有前項
詔旨相應題請但 特恩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
擬一等應該復職贈廕官九員
馮應京南直人任湖廣僉事萬曆二十九年首爲礦稅
被逮拷問極毒爲民擬太常少卿吳寶秀浙江人任南
康知府萬曆二十七年以礦稅被逮爲民方被逮之日
其妻陳氏縊于檻車之下因以死節擬贈太僕少卿李
沂湖廣人任吏科萬曆十六年疏劾內監究黨受異常
楚痛爲民竟論棄以歿擬光祿寺少卿曾學程廣西人
任廣東道萬曆二十四年疏爭 冊立大禮被因力阻
封倭拷問 詔獄遣戍終身沒擬太僕寺少卿蕭洪春

浙江人任禮部主事萬曆十六年因論
國本痛貶若楚一斥為民憂勞終身擬光祿寺少卿王
正志河南人任富平知縣萬曆二十八年因忤稅監
被逮拷問獄斃擬尚寶司少卿華玉南直人荊州府推
官萬曆二十七年被稅監誣奏逮獄拷問極刑斃擬尚寶
司少卿王之翰山西人任東陽知縣萬曆二十九年力
阻稅監開礦被逮陝拷問斥廢擬尚寶司少卿吳應鴻
廣東人任梧州府通判因萬曆三十年因本縣稅璫
虐害良民本官直抵以致稅監題參被逮拷問禁斃獄
中擬尚寶司少卿

二等應復職贈官共六十六員

顧憲成南直人任稽勳司員外萬曆二十二年因救御
史高推薦等降級革職為民三十六年起南京光祿寺
少卿未任擬太常寺卿張棟南直人任兵科萬曆二十
年因請預教大典革職為民擬太常寺卿李獻可福建
人任吏科萬曆二十年因言預教大典革職為民擬光
祿寺卿孟化鯉河南人任文選司郎中萬曆二十一年
因推用為民張棟補兵科都給事革職為民擬光祿寺
卿傅好禮北直人任太常寺少卿萬曆二十六年因言

假官抽脫降級擬太常寺卿駱于信陝西人任許襄刊
萬曆十八年因建言革職爲民擬光祿寺少卿王教山
東人任文選司郎中萬曆二十年因推萬國欽補建寧
府推官革職爲民擬太常寺少卿塗本江西人任光祿
寺少卿萬曆二十一年因請冊立大典革職爲民擬
太常寺少卿范儁江西人任湖廣道萬曆十二年因建
言條陳十事革職爲民擬光祿寺少卿何選北直人任
湖廣道萬曆十八年因言變疏不應留中降級擬光祿
少卿楊文煥浙江人任刑科萬曆二十八年因言鄒元
標屢推不下降級擬光祿少卿王之棟北直人任江西
道萬曆十九年因言老悖銓臣不應起用爲民擬光祿
少卿蔡春初南直人任禮科萬曆二十年因言頒教
國本降級爲民擬光祿少卿錢一本南直人任福建道
萬曆二十年因論　國本革職爲民擬太僕少卿賈名
儒北直人任河南道萬曆二十年因申救李獻可等降
級擬光祿少卿楊其休山東人任工科萬曆二十年因
言頒教大典革職爲民擬太常少卿舒弘緒湖廣人任
吏科萬曆二十年因言李獻可不當降謫革職爲民擬
光祿少卿吳之屏南直人任刑科萬曆二十年言頒教
國本降級爲民擬太僕少卿陳尚象貴州人任戶科萬

曆十二年因言預教大典革職爲民擬光祿少卿安希
范南直人任南京驗封司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因論補
臣革職爲民擬光祿少卿張貞觀南直人任禮科萬曆
二十二年因言冊立之講請諭典革職爲民擬太常寺少
卿王如堅江西人任刑科萬曆二十一年因言冊立
三王並封成命革職論戍擬光祿寺少卿沈璟南直人
任稽勳司員外萬曆二十一年因抗言　因本察一降擬
贈光祿少卿吳弘濟浙江人任湖廣道萬曆二十一年
疏論閣臣革職爲民擬光祿少卿王學曾廣東人任光
祿寺丞萬曆二十一年請　冊立革職爲民擬太僕寺
少卿顧文選南直人任南京戶科萬曆二十一年因言
舉推鄒元標不用降級擬光祿少卿朱維京江西人任
光祿寺丞萬曆二十一年因言　冊立論輔臣光擬
太僕寺少卿于孔兼南直人任儀制司郎中萬曆二十
一年因言植南星京察不公降級擬光祿寺少卿楊天
民山西人任禮科萬曆二十九年爲三禮稽遲被論極
諫擬光祿少卿喬胤江西人任刑科萬曆三十二年因
爭教彭應參革職爲民擬太僕寺少卿吳文梓南直人
任兵科萬曆二十二年因言軍政考選降級擬太常寺
少卿馮生虞四川人任文選司郎中萬曆三十六年因

兵科逯中立蹤論選臣相繼升去革職爲民擬太常寺少卿劉弘寶福建人任工科萬曆二十二年因言祖陵水患日深降級擬太常寺少卿陳加謨江西人任南京吏科萬曆四十四年因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卿逯中立山東人任兵科萬曆三十二年因言典臣相繼升去降級擬光祿寺少卿張同德河南人任工科萬曆二十三年論定國公徐文璧以代祭加銜太師革職爲民擬光祿寺少卿聃階行南直人任四川道萬曆二十三年因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卿龐文做北直人任江西道萬曆二十四年因言軍政考察不當罪及臺臣多官降級擬光祿寺少卿劉仕詹江西人任兵科萬曆二十三年論兵政考選內有贊文炳以併備功升副千戶殺指揮同知降級擬光祿少卿鄒廷彥四川人任兵科萬曆二十四年因申救戕臨黃等革職爲民擬光祿少卿馬經綸北直人任河南道萬曆二十四年因言軍政考察不當選受別科各道幷議爲民擬光祿寺少卿默晤龍北直人任戶科萬曆二十四年因言軍政考察致分爲民擬光祿寺少卿宋燾山東人任直隸巡按萬曆三十五年論輔臣升申救姜士昌降級擬光祿少卿徐道燦江西人任禮科萬曆二十四年申救張遜龍

等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劉爲楫北直人任吏科給
曆二十六年因
上怒吏科不糾舉吏部降級擬太常寺少卿林培貴溪
人南京河南道萬曆二十四年以言時政可笑降級役
光祿寺少卿戴士衡福建人任吏科萬曆二十六年因
建言革職謫戍擬光祿寺少卿錢養廉浙江人任驗封
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淹青甄別司官　欽削為民擬
光祿寺少卿陳泰來浙江人任禮部員外萬曆二十一
年因論輔臣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劉道亨北直人任
吏科萬曆二十六年因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卿樊
深山東人稽勳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因吏部等衙門
覆疏道　青甄別司官　欽削為民擬光祿寺少卿王
紹先陝西人任戶部主事萬曆二十六年因內監論劾
本官勒措軍稅拷問降級擬光祿寺少卿蔡時鼎陝西
人任職方司員外萬曆二十九年因遼東稅監高淮參
總兵馬林復本衙遲將本官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
陳維春江西人任刑科萬曆二十九年疏劾稅監降級
擬光祿寺少卿費必具河南人任南京禮科萬曆二十
四年因申救洪臨龍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王士騏
南直人任稽勳司郎中萬曆三十年因言起用于玉立

華職為民擬太常寺少卿萬國欽江西人任山西道
曆十八年為與宗伯有問事降州判擬光祿寺少卿劉
久卿江西人任文選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為推陞遷
論官員調南京擬光祿寺少卿彭應參河南人任浙江
巡按萬曆二十二年因被參酒范應琦妻吳氏誣奏革
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朱長春浙江人任刑部主事萬
曆二十四年因言石星媚倭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
張納陛南直人任儀制司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同禮部
員外陳太樂疏論輔臣將本官一槩降級擬光祿寺少
卿顧允成南直人任儀制司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同陳
泰來論輔臣降級擬尚寶司丞諸壽賢南直人任禮部
主事萬曆二十年論自惡臣游瑞華夫冠帶閒住擬尚
寶司丞薛敷教南直人任助教萬曆二十一年論大臣
降級擬尚寶司丞岑恪湖廣人任職方司主事萬曆二
十四年因東封非策一疏
被逮降級擬尚寶司丞
命考選勿拘資格即科貢亦一體與選

禮科汪慶伯請責成大臣直述進藥情形以定罪案以信

天下萬世疏曰臣復見吏部尚書孫愼行綱常大分宜明
一疏爲
皇考賓天李可灼進藥一節引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
義請正舊輔臣方從哲弑逆之罪奉
聖旨卿言忠愛然事係傳聞并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
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據實會奏以釋群疑其李可灼輕
易進藥不能無罪着併議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已而吏
部發冊科道建議言人人殊各攄胸臆然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耳夫大小之獄未有

果証不到而可招詳評　允者令許世子趙盾古律也進藥新案也愼行從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會衆証也事闕

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非但從哲要領家族而已

先帝果由可灼而賓天可灼果由從哲而進藥此其本末曲折非親見莫能悉也春秋弑君三十六獨許世子以不嘗藥趙盾以不越境討賊筆之聖人至今議者紛紛況以新案傳古人果偪眞心服否非親見莫能折也猶未也從哲爲許世子趙盾似矣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

宣旨北扉諸臣不聞阻其進且斥阿其賞若非愼于
將終存而不論耶既有愼行此疏乃欲集議于事外之
人射覆之口以定此案不知前日自處謂何今日奉
旨又謂何猶未也意見尚有異同若親見之事無異同也
議論尚有彼此若曾奏親見之事無彼此也尚書張問達
黃克纘皆親見人也又有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韓爌見
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爲亂賊之黨如此大事豈可
善志如師舟模稜如味道竊謂爲大臣者斷宜遵
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綱常可明
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然臣所貴于親見者以弑逆

二字耳若合和御藥大不敬之律崔文昇李可灼明明無
辭不難議也若從哲大事糊塗無論依違于進封移宮議
謚三事即李可灼罰俸票回藉調理明以　君父爲戲而
庇罪人不難議也委柄私人大張威福催战四路斷送封
疆誰實遺禍可冀全恩不難議也臣之所能議法者此也
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先廟實錄臣知其止于孝享國不同考終無異弒逆之實
臣未敢定弒逆之名臣何恐開往事不具論即如科臣以
逆抗言崔文昇以爲外廷流言進御不節皆文昇藉口
其投藥之奸愛君卓識臣甚韙之然則史笔之無曲

謨思過半矣臣之所能議史者此也臣能議者據所聞以

備

皇上之採擇臣不能議者乞

勅四臣據所見以聽

皇上之處分總之共成一個是而已

川師克復涪城

鄖陽巡撫楊述中題報云五月二十七日薛總鎮盧參政張副使用計誘擒賊首樊龍張彤領兵入城搜獲餘黨矣

山東巡撫趙彥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疏略曰鄒滕之賊多梁家樓數倍而官兵反少何日掃蕩漕運咽喉豈容爲賊所據臣爲是憂心如焚扎兵集

餉無米難炊但得梁家攢之賊旦夕底定以全力攻二
縣何難之有然不敢以預期也日與諸道博訪良策推
有暫留秋班邊軍一年免其赴邊隸其精壯者隨營勦
賊更其老弱者在省守城庶幾隨取隨足可省召募之
費有官有籌久無服係之累籍以與工催取不啻再三
然以輕重緩急權之山東之禍亂甚急而薊門之修築
為別圖也查秋邊在營二千九百六名在營三千名皆
在濟南附近地方職一面題知一面挑選勦賊即并擣
諸之罪不敢辭矣原任總兵楊肇基一控忠義滿腹甲
兵素務選等決勝之才詩有沖鋒破敵之勇職躡咨請
督兵賊未本
明青難議約東兵將相應并題責成者也東省額兵僅
有數千而院分三路每路不啻數萬安能分身變化撤
豆成兵乎況吾府州縣請兵之牒分至沓來職惟以訓
練鄉兵責之固守而已僉議營兵丁部有力掃逆豈
并能計但職之職守封疆攸關係成非獎率當官實以
東省之兵足了東省之事何敢乞靈于人自甘推委之
咎也初三日接塘報見湖廣道吳之仁一本為妖賊糾
衆稱亂等事內稱留廣兵三千名請兵三千名頓守錢
亭張秋以防漕運二節要深處遠藏深所收服本月又

總河陳道亨揭新運漕儲甚急奴賊畧深可虞等事內稱調隣省漕運督運督臣河南撫臣各調撥營兵赴濟護衛新運一節壯猷偉畧職所感銘復思鄒城之賊被圍不出鄒滕之賊屢經敗衂截運之事尚未可知惟照河臣之議調天津或保定兵三千由滕縣入再調天津保定兵三千由東昌入並本省之兵會同一處兵多將勇可以立刻掃蕩又何運道之足慮也

考選庶吉士三十六人蔣德璟鄭鄤李明睿倪元璐楊玉珂倪加善黃道周張士範朱之俊張四知楊行恕黃錦齊心孝劉必達方逢年陳盟鄭之玄王錫袞許士柔劉先春李紹先陳維新文安之陳其慶王鐸李若琳孫之獬陳寅王鳴玉梁元柱謝德溥杜三策屈可伸王啓元

桂王選繼妃

詔給冊命冠服

禁濫乞恩典

禮科彭汝楠以罪璫崔文昇哆口肆辨再劾之

上曰皇考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處寘輔臣燝等在前皆知

如何說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姑從輕

罰俸三個月

刑科沈惟炳一本奏以釋群疑事奉

聖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恝然爾每當存朕意不必多言致留疑議該部

知道

[illegible]朝野
[illegible]中方有度奏曰閣臣票擬所以宜
[illegible]言即所以定　國是一日之擬議千古之是非衙焉近
[illegible]臣孫慎行恭舊輔方從哲綱常大分宜明一疏奉
聖旨會奏諸臣或揭或疏凡滿公車指曰該部具奏直道
在人公論在　國職可無言惟臺臣徐景濂疏而票擬皆
欲付史館若以史為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
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
削實亦
人主不能私是非也今宜

先帝聖德考終中外所知政惟中外所知能宜可灼不進
紅丸乎
皇考不服紅丸乎從哲不賞奸乎可灼不予告乎宜宮閣
等事
皇上所親見是矣政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宜　泰昌元年九月無選侍毆辱之
聖諭乎　天啓二年六月無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數者盡屬烏有也自皇
天語藉藉人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固史臣不能一一紀
殺若舉前後

旨並書也列一事自相牴牾職謂票擬不可不愼者此其一也又職同官彭汝楠疏票擬至借詠于輔臣夫

皇考在日得虛疾是矣政惟是

皇考得虛疾所以崔文昇不宜進下藥令試問昇果應進下藥

皇考果應否服下藥恐輔臣韓爌等不敢任也

皇考上仙之進輔臣之心必有惕然追悔奈何引輔臣之親見以寬文昇之罪職所謂票擬不可不愼者此又其一也職聞

絲綸之地爲政本以天下治亂之安危胥權輿于此也故

自古未有政本張而天下不安且治者未有不張而不亂且亂者從哲執政數年祇是庸庸持祿綱常大事不肯主持擔當遂至今日口誅筆伐自蹈汚泥之中不能自脫今日事理黑白雜揉玄黃畨覆幾令綱常無所係屬且相臣不主持誰爲主持以重

皇言定　國是相與扶持綱常于不墜乎前日兩術票擬先後參差視聽之不一何以心服中外垂信後來職司封駁不敢不忠告于

陛下奉

聖旨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有肯處分

移宮亦曾奉傳諭何必異論道所奏併付史館纂酌

督臣張我續請超擢城守恤錄死節諸臣

疏略云知州胥發彥之保合州而兼復安岳也其安州知州楊汝升之保其安而其復榮梓也劉漢知縣吳弘業之保隆劉漢兼復大足也前川知縣韓應龍之保南川兼復綦江也安岳知縣閻選學保之避賊一月即復而兼復榮昌也什州知縣謝奇舜遂寧知縣曹元龍彭縣知縣冉崟中江知縣鍾文燦之城守無虞而又多擒斬也此九臣者其膽略才識皆有大過人者也胥發彥瑛已蒙題超孔參事矣吳弘業謝奇舜崔學程見今行取既宜授以台省清華楊汝升韓應龍仍應超陞運同職銜仍管本州縣事曹元龍冉崟文燦似應加陞府同職銜仍各管本縣事以覘設施以安百姓者也乃若興文知縣張振德夫婦子關焚死也長寧主簿徐大猷之一家四口服毒死也南溪知縣王顯甫之守城禦寇力不支戎瀘縣知縣在事之督兵援省與賊對陣捐身知縣洪維翰之被賊斧此不屈 縣訓導趙世之任瓦殺賊于西河之外與部前營指揮翟英之死戰賊鋒于龍泉驛

成都后衛指揮韓應泰之督兵援省對敵于草堂寺建
武指揮李世勳之鬪賊所倉宅自焚小河所鎮撫孔
聯若之與賊兵大戰于城西茂州衛百戶張羽之領兵
應援至郫縣交陣合州衛官原任叙昌府同知董盡倫
之率衆殺賊赴入涂城忽被伏兵四起騎刺而死者也
以上十二臣者其正氣可以光日月其武忠可以泣界
神赴義若路臨難不避雖古之烈丈夫如睢陽張許輩
曷加焉其視近日抱頭鼠竄聞風先逃者豈不星淵矣
故職切謂不分文武無問崇卑均宜照例
到賠祿察建祠以爲人臣死事者之風勸至于董盡倫
保護城池厥功更大則所以
食報其子孫者尤宜隆矣

門戶足
風格念

原任湖廣提學副使葛寅亮上部總憲書

頃從邸報中伏讀大疏爲榜示先後被察諸臣云昔門
戶中人原以門戶受錮欲加起用而亮名濫列焉此乃
台臺振尚挍溝循人才甚盛心也即不肖如亮亦蒙
翦及面收以不棄之華衮而叨吊踰涯矣亮誰台臺望
硏精斷一言之出嘗世奉爲楷模而斷于門戶名號亮
覺有愚然不安于心者蓋門戶之起其初亦非有意以

由盡門戶之狀

直欲登斷世千際右是良厚矣創學石昔

標之也二三君子以開通朋朋壁而總埜既彰繁賓且
專門是有指黨門之登為朋黨之地者而出叔入上顯
徑不免轉多門戶之外復有門戶令人莫可測識但見
攻擊遂為主盟盛衰互相倚伏其盛也畢門者得苦志
以遂羽翼之私其衰也首發者且因之以彼林泱之累
共盛衰之迭參而與
民相關也直至若類盡而
主勢孤而
朋通併臨之以供盡考之徒下燃有朋從是門戶非為
閲家計其初心亦豈願至是哉令家雖中云門戶者朋
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至人附者多坐此其禍乎憂
國之言足為千秋龜鑑者御覽自古黄宗紋氏門戶以
為化町畦之地居若併門戶之名不去而町畦愈以化
也無論門內門外推門實營職業者一體俊譲而門戶
二宗直清驛爲有或處發三代之英大道為公之世乎
而非台臺其說與主持之至于亮之下肯樂未嘗翹存
門戶生乎止孤塞自安即交際策版為從游逾自覺才
情局促御李無由而無能仰附于門戶者也前哉彼察
因齋文楚求不敢從物名宿中校求以致得并大廝卿
恭從亦自有所校原非以門戶處亮也亮察止降叙去

廣又奏台臺交薦，公論已明，所以不即赴補者，爲身病
不能遠行，何敢過明起用，而更附門戶爲者，亮前被參
至搜改教條，以寿一施爲好釋，及續擬入曆文三設須行
亮怡然受之，而不一自明者，以所關止一身之微也。今
榮者至齒于清貲，濫叨獎借，而亮一見驚皇，不能不爲
過計者，以所關係
國事之大也。臣區區微衷，正所謂婁不遑其辭，而爲
宗國之長且于台臺勃爲代古仰之衆，而不爲一時感
激之私者，正仰體台臺之爲
國惜才，至以收門戶者爲化門戶，而聊一推廣之也。亮
久患怔忡，一痛楚至內若崩，至於什不能起，倘得生
全，自當遠俯赴部聽補，而恐無再可之日，即仰藉我皇
或爲破除叨叙，諒病之軀亦必不能朝鬯就道矣。倘
賜以扞木壽，以實之，而所感于生成者，自非淺鮮也。亦
榮與至再，病參不能自效，故以闢門廣攬之說進，是則
仰答鴻慈于萬一者，此矣伏 台臺垂察
禮部尚書顧秉謙侍郎周如盤教習庶吉士
啓劉元霖一子天監

欽全國體伸國法明之此疏庶即平情理之安

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户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略曰竊

惟

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

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愼行

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

論從哲又有辨就此事于

國家重有關係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罪臣等謹

以三臣論疏辨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邸報查當時九卿

禮部科道等官諸疏并類送覽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

彰至公其各衙門送到議單并奏疏本内不能盡者另彙
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衙門條疏及各衙門議單參之衆論証之
當時情實會奏上疏慎行首論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
丸事可灼先見内閣臣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宣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乾清宫候之升遐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
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及　宣臣等進　宫内跪
于　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諭朕以衰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

諭壽宮留心　諭臣等輔我

皇上爲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在何處趨　召至

御前視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可灼和之以玉碗進一丸少

頃又問進一丸至申又問

聖躬安　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

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與

諸臣視

皇考之疾爲我

皇上乞保安急迫奔皇倰然其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

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即令體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

但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意進之

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　宮門內亦

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

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賓天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舜等疏

參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太輕

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

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昔自認其罪、自乞削奪、斯以自白其心、而並冀以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云、輔臣欲自白其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爲法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而非臣等所可議也、

至于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鼎華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闕者猶攔阻、臣等排　闥進、哭臨

皇考畢、即請叩謝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罪人、心洶洶始定、臣等相目視、 遂擁我

護

皇上出 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 文華殿、先叩謝

皇上即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 慈慶宮、偶有三二內使來云、此事俄不啓

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　選侍而使輙去臣等與合　朝諸臣議我
皇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即應住　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部九卿等臣即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
臣又各疏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内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
之奏不毅然先為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
奏搬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靈威
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脉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

希圖非望之福而
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勅行該省撫按
官拏解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輕易進藥以正刑章若舊
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寒之時聞進大黃涼藥罪亦當誅可灼輕進
紅丸文昇何不詳察此藥與
皇考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藥何等慎重文昇在左右
乃寂無一言議藥具奏身膺提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又
在可灼上矣法應
勑逮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是以三尺

除二惡、藉法紀而公憤洩、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
羣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
之心、發慷慨之論、臣等會多疏具奏、亦合各衙門之議、定
天下之評、嚴懲創于旣往、垂警戒于將來、臣等爲
國是爲　國禆討慮、敢不從公而從實哉、况　史館已開
實錄之成在即、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衡焉、郡然日
星、以俟之千秋萬禩而已、毋庸臣等贅言爲也、伏惟
聖明垂鑒、
上曰
皇考違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宮親聞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可灼素不知醫希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失于太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議你每說他諸事進緩姑息優游致邪佞开詩教輩把持朝政責誠難諉朕念 兩朝舊臣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可灼着該省撫按官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且今處分已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時艱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

是疏以次出疏則有薛文周張慎言江日彩安伸溫皋謨周希令汪慶伯方有度傅懋徐景濂沈應時孫大中沈惟炳彭汝楠韓爌計部議則有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

侍郎張經世、陳邦瞻、尚書王紀、侍郎[illegible]東明、尚書姚思仁、侍郎丁懋遜、左副都馮從吾、左僉都祁[illegible]羽正、通政使白瑜、右通政林熙春、劉宗寵、參議馮時行、聶世閏、呂邦耀、孫之煥、左通政何喬遠、大理寺卿周應秋、少卿饒位、林克諭、曹于汴、郭尚賓、吳應琦、王命璿、太常卿陳于廷、少卿朱光祚、韓光祐、王紹徽、耿廷栢、鄭三俊、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孫愼行、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泉、湯兆薦、熊明遇、賈龍光、光祿少卿高攀龍、給事中趙時用、甄淑、薛文周、葉允儒、陳熙昌、周希令、周朝瑞、朱童蒙、李灝知、賴良佐、沈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劉弘化、沈惟炳、薛大中、張鵬雲、韓繼思、魏大中、方有度、陳爾翼、郭興治、御史王遠宜、崔呈秀、周邦基、楊新期、李懋芳、朱希碩、江日彩、倪應春、李時榮、陳保泰、陸獻明、張文熙、張汝懋、姝應嘉、施樑、溫皐謨、馬鳴起、劉芳、鄭復亨、李日宣、吳之仁、蘇琰、楊維垣、馬逢世、馬鳴世、侯恂、沈猶龍、錢士貴、吳甡、紫思閔、樊尚燝、蔣允儀、劉徽、李玄、王大年、周宗文、吳其貴、張應辰、府尹沈光祚等，或專糺，或合論。文冗不能盡錄，聊述一二于左，以備考核。

給事中沈應時奏

皇考賓天之事，四海臣民之疑，有自來矣。前有張差之
禍，其事甚顯，而以風癲二字結案。後有崔文昇之藥，其
情甚隱，而以薄罰示辜。至李可灼非御藥供事之人
也，胡為乎有紅丸之進乎？竊鴻臚與醫院原自分職，大
漸之藥物，豈可輕投。以
君父為漫嘗，以 深宮而得進，所云大不敬，孰大于此。
可灼罪不容誅，夫復何辭？戎政尚書黃克纘會議一揭，
稱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繼言閣臣未嘗使可灼進藥，藥乃
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為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夫克纘之言，實是
先帝上仙之促，明以不能受之藥，誤之也。此實可灼死
案之一證也。克纘為 顧命之臣，又司寇之長，設與輔
臣從旁計，經易進藥之罪，將崔文昇、李可灼並寘之法，
安得四海臣民咸、談疑至今，乃當特不寘之法已也。
么麽小吏，僥倖藉調理之 肯，又以無功厚賞，人情鬱
鬱不平。凡有忠孝之性者，無不為之髮豎。夫總是案也，
在李可灼，有應得之罪；在崔文昇，有未盡之辜；在輔臣

當聽之公評在
皇上當斷以公義一時之裁斷定萬世之實錄昭矣
三司李可灼已有旨會奏議罪不必紛爭
給事中魏大中奏禮臣孫慎行痛
先帝崩孔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上命諸臣據實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
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幸士忠義之驚
言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梃不中而圖所
以中
先帝者百端至藏酖毒于女謁侯元精耗損憊不可支
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勸其薦何以迄今未奏
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在不討
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爲弒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
賊何以即名爲弒以盾爲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
然則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甚斷
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獎
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
者代爲委之于

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
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谷所謂吟之
堯舜一旦成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
哲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謂惡
莫懵于意也闖入 慈寧非張差之意固即國泰之意
也投劑益疾非崔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
者何又不以聞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令
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
進出從哲之意而從哲已為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
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當崔文昇之逆不過
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
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
如是而 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
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
給事中沈惟炳奏九月二十八日抄到
聖諭有云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藴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文抄到
聖諭選侍因毆崩
聖母彼自知其罪每使宮奄時來探聽不許朕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不知此兩

法紀之良
侍議如山

諭者真耶假耶如以為假則克纘之言是也如其真則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毆崩之 旨且
英明天子恐亦非非權璫奸臣所敢為捏克纘是何肝膈
乃欲匿選侍之凌虐
聖母之怨讐是何膽力乃敢以臣子之逆詞奉
君父之哀告且是兩 諭皆為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
斗光是肅清宮禁之疏內有武后之禍立見于今日之
語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太甚後讀
聖諭則光斗危言捧日始有先事之憂焉非過計矣而
臣同官楊漣前疏發清宮禁後疏敬述移宮始末中間
竭力將事委曲調停一段事情不過一時忠愛至情迫
切不能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為己功而後乃
有居功之說此胡為者邇而果居功也何去國之身似
崇而罪之者必無已耶 以上俱奏略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
光宗先帝御極三旬鴻基偉略史不勝書說者曰一月
太平天子
萬年有道聖人此贊詞亦實錄也追想 潛邸艱難光
景談之令人欷歔泣下迨其末也扈人之蠱惑崔文昇
之藥劑李可灼之紅丸同芸杌輔令之畫策者即昔之

謁諱者也。舊輔方從哲獨秉 國成。憤結與挺止知有
貴妃不知有
君父。包藏禍心。其姦惡更在沈四明上矣。此禮臣孫愼
行所為公正發憤。欲申大義以討賊也。其始終全在李
可灼進紅丸一節。夫
先帝當鼎湖訪落之時。過哀過勞。已成虛損。瀉疾。誰令
可灼之紅丸。又繼文昇以進乎。方是時。
先帝大漸。 召大臣。託孤託后事。一息僅屬。易簀在即。
此正盧扁望而却步之日也。金丹之餌何益。縱
先帝考終正寢。曉然明白。而可灼輕易進藥。令人不能
無遺恨矣。何物么麽。不知重討。而責之罰之。謬以
溫旨遣去之。可謂 國有刑章乎。孫前而樹從哲過信
可灼。有妄進藥之罪。由從而觀。曲庇可灼。有不討奸之
罪。即喙長三尺。亦無以自解矣。有味乎左都御史鄒元
標推秉 國法之言也。可謂千載鈇鉞矣。嗟嗟。
國法 國史。交相爲戒。禮臣意見。互爲發明。一則扶
臣之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老臣忠
君愛國。防微杜漸之苦心。未可爲膚淺者道也。總之此
者。夫奏妄投大黃以損傷元氣者。崔文昇也。輕進紅藥
者。李可灼也。其使李可灼者。方從哲也。不逮可灼無以

服天下，不逮刻罪，無以服所以不能奪從哲官揣錄廡
無以謝天地神人之怨，為法受惡，有口何辭焉。
國討，罪三尺不貸，是在
皇上大奮乾斷，毅然必行耳。即令開局修史，將職等疏
罪，及詹事公鼐、科臣惠世揚議史二疏，一併宣付史館，
以成
光廟實錄，庶 國法清議，大明于一世，姦臣邪黨遺臭
于萬年，且有裨于綱常名教，非淺鮮矣。
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議：
皇上登極，年已十六，與
熹宗入踐同歲，選侍垂簾，意欲何為？說者謂與封后
總一條，關并臣等所敢知。倘二事有一得行，不知
朝廷作何景象。從哲雖有二揭，一選至二十日，一遷至
初五日，豈總歸梳宛之想乎？雖今而觀，封已停，宮已移，
往事若可無論，然皆藉
天地 祖宗之靈，與禮部臺者之力，從哲以
顧命元臣，游移于可否緩急之間，若有若無，若痴若聾，
臨大節而不可奪，無望矣。且以封后移宮二事，合于進
藥一事，不知萬世春秋之筆，當書從哲為何如人也。
傳與張鑑、陳邦瞻議：選侍之移宮，從哲雖以一揭

籍與然味其語意既從哲不能自解而欲人代為從哲解，不可得也。夫帝崩而立后，此自古未經見之事，豈特查例而後知其有無哉。從哲不于此時開還內降，引義力爭，而汲汲傳奉下諸禮部，若禮部之奉行，復如從哲，則事遂成而不可挽矣。呂武之禍，能保其不再見乎。夫以封后必待禮官之迫而後上，以移宮必待言官之迫而後行，從哲亦以一揭塞責，輔臣所居何地，而舉動若此，其又何詞以自解也。

太僕寺卿蕭近高、朱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于頹、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杲、蕭朝薦、熊明遇、黃龍光諸。

聖體虛弱，豈宜投以泄瀉猛悍之劑。乃崔文昇初以泄藥進，李可灼繼以紅丸進，遂夭天之年，即肆諸市朝猶不足以謝

皇考在天之靈，洩幽明人鬼之憤也。身犯重譴，何為而賞以大府之金，藥餘僻流，何為而褒以回循調理之肯。舊轍之心，毋亦覚可灼以為自覚之地耶。至若貴妃之居，事從古未聞有立后下后崩之後者，從哲輸不能引諸力爭，顧含糊其詞曰，不知

有此例否至若移宮廢棄此乾坤何等事而優柔理望不勇決剖陳利害及衆議遑遑而始以一疏了事方大臣有立談之頃而奠

神器于太山之安者非輔閣之當機失矣若宸衷之憤挺入宮古今莫大之變亂瀕二字終非信獄讎輔乘國之成何不存一段公案俾后之考信者得許斂傑于既久而稱信史于天下萬世也昔周公爲流言之故居東二年舊輔身犯不韙公論不容豈僅讒流言之比更當斥回原籍無蹈退而不能遠之戒使得潛竊盤據爲將來 宗社憂無窮期也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議禮部尚書孫慎行論劾方從哲一疏發舒數十年神人之憤陽關千萬世君臣之義其功偉矣夫春秋之義嚴本溯源罪坐主者故趙穿弒君獄歸趙盾於爲弒也夫張差之梃美姝之獻大黃之藥相迫而求同一綫索也術知臣子之義忠情當何如相國處之怙然若泰越人之相視也豈獨怙然且力爲調護力爲隱諱力爲考察討賊之人君與賊不兩立相國惟知爲賊而已寧知有 君乎諸人若無相國何所持而敢無天無地無人理之至此極也相國所以爲無君所以無逃首惡之罪惡春秋之法也臣以爲鄭戚與相

圖原是二人文昇與可規處是二案進封移宮之事諸
臣壽日所親見相國雖因人成事尚有兩揭進美文進
泄一藥之事亦諸臣當日所親見相國何獨力為掩護留
無一言相國處分自有公議非臣敢言鄭氏回籍已奉
明旨可遂并髮乎輕易進藥可均處分自有明條文昇
下藥先于紅丸可廢 國典乎
給事中劉弘化議
先帝升遐環海慟痛仁之未久
皇上踐祚環海慶敬承之有 君凡為臣子知慟知愛
而已何忍議催是 宮闈索債舉援當機最宜決斷而
舊輔方從旨處之偏善依違若深言親裏机關殊為可
駭李可灼進藥一事終不能從寺于
皇考夫紅丸者正陰餌奇與之藥成民有疾亦未敢嘗
試者也何以聽其公然聚訟復公然調進耶總引進很
因尚在議卸而間將調理之罪出于何人之手即遠下
見席之所泥葉近不見王全等所坐法乎舊輔于此進
有東身席藁屛跡市朝以聽
皇上處分而已其痛懲之則
皇上之孝也其稍寬之而
兩朝覃恩所進階敍蔭姑從褫奪則

皇上之仁也若夫道路所傳伊竹小之程以新發宮之
定策則惡恒罪大公議愈深恐更非當時之喧矣
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方有度陳爾翼郭鞏行議
先帝疾革之故中外一詞神人同憤孫慎行人
朝抗章誅舊輔以春秋之義凜哉非一劉一又之故矣
學自龔發婦惑足智工妙恐以其鬚毛離裏之製暗好
大號騎禍綸扉辛殺其首者也頃
神祖剛明老成定策獨蒂之闇大本爰定而洽旋冰堅
訐乃益棘慈慶之梃狂人乃步之內反中於姦者以
考功之法當其時豺狼露觀道路以目雖其間相鄙相
乃厥發千端而癲狂差者如出一口謀秉因成亂臣賊
子接踵矣
神祖登遐
先皇御極反側者愈不自安進文衣之嬖進衰下之劑
進純火之劑既削且弱危瀉危瞀即金石鑄骸其能固
乎自非包藏禍心互為表裏何以進藥之形首三首尾
其間乃竟漫視之而不一置討夫桃園之獄歸惡于盾
亦惟以其不討賊也況從而為之地乎鼎革之際復泄
泄乎后之并宮之遷而不以
若發為意故害發故相厭罪雖均而三道所憑抑又甚

焉。但罪在大臣，未可指定。若鄭養性既奉
明旨，亦宜遠徙。崔文昇必立斬，首干棄市，李可灼當
凡杖，斃于杖，叙斯罪孽正，天討伸。
皇上斯以爲人子爲人臣，教天爲人臣也。甚春秋之義
也。
給事中霍守典議曰：封后也，而浪傳擬議也，而妄議；
移宮也，而息機，夢非危機心，何其大事翻塗。昔日別
無肺腸，豈盡不學無術。正與進藥之事，大抵一副心腸，
所當並觀而合議者也。
給事劉芳議：李可灼試不對證之藥，倪不可知之醫法，
應重擬，崔文昇次之。
先皇哀毀之際，萬幾方殷，文蕩安知，此中不無機關，罪
在李可灼上。至若臣妄僭兆下陳，豈患無人，何容伐性，
敢爲輕進，
聖慈而進
聖恙，崔文昇瀉藥，一誤而復誤，尤爲巨慝，流竄
何辭。鄭養性身充論兵，歸膺鄭戚，尊崇
先帝者，
皇上而不忍負鄭戚者，盧梘逆節之萌，而無一周罪之詞，
何辭以謝天下萬世訓。

御史侯恂議。

光帝閉眼未幾，頌娶嘉弱之症，紅丸一進，叢湖隨泣，鴆譏非診脈之官，紅鉛非對病之劑，庸醫殺人，法當杖，輕易用藥，嘗試至尊，當坐何律，然則李可灼之罪，眞百口莫贖矣，然而執實主張之，非方從哲乎，身爲元輔，君父生死，忍聽小人嘗試，甚至衆朝攻發，而彷票回籍調理之古，明示優容，庇奸如此，欲無同罪得乎，論進封則累聖祖以亂命之失，是爲得罪皇祖論進藥則陷先帝以正終之恨，是爲得罪先帝論移宮則賜皇上以蠹藤之禍，是爲得罪皇上，人臣有一于此，足以正不忠之誅矣，顧宮室之內，侍而進斷之也。

御史將允儀議，李可灼進藥，彼時王安輩持疏糾參，內有旨爲賞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先帝服之不豫，等語，已爲相國立一罪案矣，乃一揭再揭，曉曉致辯，乃謂從所可灼見伊于內閣，自稱有紅鉛藥

可救危證。因令與衆共議。久之不決。而問安大內之時。
先帝因問魚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遣中使趨召。夫可灼
若無因緣。何故呈身內閣。輔臣先令討議。
先帝隨有詢問。事出適逢。非有專進。此自辯分月受矣
至。　貴妃停封。選侍移宮。二事千古綱常名教所關。
不待智者而後辨。閣臣但無二心。便作事加若轉移。
即是塗逆矣。
御史劉徽亭去議。
先帝於落青宮四十餘年。　福壽母子。朝夕圖謀。一時
將嫡之無伴而何養從晉。月侍左右。豈無心知乃嚴鄭
氏之進美女也。而不聞諫止。藉謂又異之則以藥也。而
不聞簡罷。李可灼之進紅鉛也。而不謂考究。故
先帝門女色之惑。繼以壽餌。須臾不救。輔臣為
人主之家。制凡宮府內外之事。皆如吾一家之事。不得
推于不及知。亦不得諉于不能為。不根究其奏之主使
是成黨也。猶可以
神宗之命。稱以主少謂之人。則後以錢財之勞。而曾不
指正。此何說乎。不透消許后之非。紀其勝然也。處可以
光宗之旨為潤。至異為之藥。立俟
皇考之賓天。而反行賞賚。又何說乎。

大學士沈潅請告疏曰職之看詳章奏爲職掌也爲國家
封疆之事重也而諸臣仰以此欲逐職而後快職若不明
心迹而隱忍以去則是屈于威武而坐靦
朝廷之紀綱壞于朋奸之手而國亦隨之若隱忍不去則
是笑罵繇人貪戀富貴棄平生硜硜之守而盡喪之進退
兩無所據職將何以措手足哉今蒙
陛下明示商議之爲正理且云何妨異同則職盡忠之本
心昭然揭于白日而諸臣影響卜度之疑情亦便可憮然
自愧職雖今日即去而使古先哲王陳殷置輔之微指與
祖宗多備閣員之淵衷借一愚戇之臣以稍存于天下後

世則職雖去亦榮此職之所以感深而泣下者也然職寔有不可不去者五職病宜去負重劾宜去同居政地而心不諒于寮友宜去身為大臣不能調和百官宜去事陛下堯舜之主而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去臣去而區區不遑朝夕者唯是外患未平人心未定議論之水火不衡小臣也大臣亦有之葢奴之患如肩背之癰疽一潰則禍中于腹心故所為至危而至險者也議者不知顧慮必[illegible]討而虛海內以事此一隅徵兵徵餉日搜索無已一剝膚賒并舉而委之於敵川中之變黔中繼之滇中亦被其蹂躪誰不繫此而令又舉東省肘腋之間邊道咽喉之地叅

蠢頑目逆我顏行海內幾何堪此決裂哉忠臣義士夫誰不太息痛恨于此者而尚欲堅護前非不許有人微言及此天下事豈真一家私議耶

文定立朝日淺志業未竟其歸也則以熊王之事稍而致者勤其協和共濟已而債爭愈甚從逐海起念者亦無不致恨于經撫而况攻本之進乎有陳安危之介一疏言皆足以誤遼棄遼非護王而陳熊可係是非當久而自定

至在閣議以關邊安有備禦力主遣王象乾總督薊遼一時虜情夷釁頗以撫賞制紓

天子東顧憂不可謂非其謀也

維持言路是大臣第一喫緊事總要當體

七月 年

錄敘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等功績

護衛運道

時山東妖賊據夏鎮阻絕運河侍郎陳道亨告急 上命該部議添兵防守

川中逆酋投遞訴詞多涉贊畫劉時俊督臣張我續奏之

上以時俊素受 國恩如何敢作此事逆賊訴詞未可輕信着暫回籍仍行撫按官查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含糊了事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盡復言路諸臣以光 聖治疏曰

今日我

國家當外釁內變、迭見屑出、財賦甲兵、捉襟露肘、猝之縣
來聞見、若岌岌乎病入膏肓、扁鵲望而却走之日、而臣等
日夕綢繆恃以無恐者、惟仰藉我
皇上之仁聖耳、自昔頌湯德者、惟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而
皇上清心定志、本源已澄徹矣、揚武烈者曰、不泄邇、不忘
遠、而
皇上几席萬里、呼吸已應通矣、勤政務學、親賢恤民、飭兵
選將、令德美名、相望簡冊、而所最可欽者尤在優容言官、
賜環降謫一事、大言官之責最重、蓋爲

國家論可否爭是非者也然非好為爭論也而事有所關機有所觸害有所伏勢有所成不得不張膽明目直陳底蘊盡此言以盡此心僅止求稱職乃其忠義所激或嫌過激或觸忌諱倘非諒其無他原其本念勘之于事前後而容之宥之鮮不片言齟齬終身約結者幸我

皇上曠然遠覽廓然兼收已將科道魏應嘉等五臣俱賜允仕盡復班行巽命甫申歡聲雷動及時甘澍天若有以應之一時之和氣而互相响答者此臣等所以頌

皇上于湯武之上而相恃無恐者也然自五臣而外科道則有朱欽相倪思輝侯震暘熊德陽道臣則有劉重慶賈

繼春王心一、江秉謙皆以言事相繼降謫雖事各有屬而

憂　國則同言各有歸而愛

君則一意爲

皇上一原百原一錄盡錄必有次第之詔以快聽聞相彼

靜俟在揚盛美乃今逾月尚未舉行想萬幾叢煩無暇省

覩而致美錦不完臣等不能逃其罪也近見新咨諸臣旋

考旋

見舉方之

命下其科貢未收者且諭破格錄用大哉復

王言曲成無外益見明聖之心巨細不遺共戴乾坤之量

而獨于遷謫朱欽相等未蒙錄用我

其理學與
經濟臣當
名卿合而
爲一

皇上愛惜人才之念必不其然尚有待于臣工之再陳乞

也臣等仰奉　新諭故爲補牘伏乞

皇上垂鑒臣言恩普一視將被謫朱欽相等八員統

賜錄用盡還原職庶施仁于切望之際則

聖主之鼓舞既神殫力于垂禱之飭則諸臣之忠愛愈奮

精白一心以翊　五位兼集羣策以御四夷

聖德丕揚

皇靈益暢內治外攘之績端必由此矣

太常寺少卿高攀龍恭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立政治之本疏曰臣觀

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誦之曰明明雖以堯舜之聖不過明其峻德為明明后也故明明后者必明令德明德者何人之心也人心本明有不明者何也心本明又須人自明之故放于外則不明復于身則明着于欲則不明循于理則明動于氣則不明安于止則明荒于怠則不明居于敬則明騖于動則不明主于静則明其明與不明在一念轉移間如反覆掌無難也今

陛下臨朝百官肅肅于下

陛下肅肅于上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

陛下臨祭百執事肅肅于廷

陛下肅肅于位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然而未為明也何者朝叅之項

陛下之心無不明　陛下不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心思中不着一事豈非心為以守至正乎是所謂心復于身也術乎理也安于正也居于敬也主于靜也是所謂不放于外不着于欲不動于氣不荒于怠不騖于動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得此知吾心之明本末如是不為造作也然後

陛下知吾心之無外即天也吾心之有主即上帝也故曰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心一刻放失即二其心非所以事上帝矣夫然後宮之中得肆雖欲不禦然保之不可得矣至于深宮之中得肆之地禦然保之而後爲明明之德夫然後

陛下讀聖賢書知無一字不言心無一字不言心之明而津津有味焉至津津有味于書而此心之保不難矣自昔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者未有不爲賢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道如大學一書既講于經筵入于

睿慮臣以爲即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于天下裕如矣推

而廣之宋臣眞德秀大學衍義不可不讀也我推而廣之
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不可不讀也
陛下盡心于三書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無
不明也又如此戎政尚書克績論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躬則宽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
聖世隱諱則爲孝明如
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無功人臣避居功并居罪
君父有急令眼看覷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二惑其

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大孝大節皆可反黑爲白何事不可指鹿爲馬昔宋朝欲貶蔡確嶺表宰執恐開端朱熹歎曰使後世見無禮于君者手坐視而不敢逐必此言夫今務隱諱而已將何所不至哉事有不辨于至微貽禍于無窮者皆若可數在

陛下多講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則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不容不誅何可一日復令居輦轂下耶臣蒙

陛下擢于廢棄玷于朝班八閱月矣兒

陛下真有為堯舜之資天下真可被為唐爲虞之福而禍亂未已治平未臻羣臣之言鉅細畢舉然舉而措之在陛下一人所以轉天地之道握宇宙之樞提挈綱維兼總條貫又在

陛下一心不然如無能之舟無輪之車何所執持何所適從乎臣故舉要言之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始得弘濟于艱難建中興之大業也臣非迂言四十年體驗于身心考究于經史信其理之必然食芹而美曝日而溫以獻 至尊臣老矣不能久事

陛下不敢不畢其所欲言伏惟 聖明少垂察焉奉

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等已經大小九卿科道衙門公奏明白奉旨處分再不許牽扯生事高攀龍不諳事體不遵明旨又來瀆奏其選侍觸犯
聖母朕豈不報但看
皇考優待今被天灾報應如何又言朕非孝本當重處罰俸一年
擇二十四日卯時冊封范氏為慧妃 命駙馬侯拱宸持節。大學士葉向高捧冊
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奉
聖旨毛文龍因拏佟養真佟卜年遂投陶朗先處監軍總

害毛文龍、拏到劉一爀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爀等身邊奸細在各處甚多、還上見有劉得功等、錦衣衛便着的當官旗、密訪拏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狥私賣法、悞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回將話來、

禮部尚書顧秉謙侍郎周如盤教習庶吉士

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奏

聖旨、拏到奸細劉一爀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疆土官軍、其情最大、至今不行問理、反借升官為名題是推故違慢、支吾法司職守何在、王紀着革了職為民、其餘各

官姑且不究選着問明具奏

禮臣請視學釋奠以俟

王言

天啓元年六月内題請擬于八月初四舉行已因

皇考在殯郊祀尚未舉承更于來歲擇吉幸學至是

禮部復

奏謝

淫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

經畧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言窮邊水灾堪憐

情狀

上曰覽奏大水爲灾邊人墊苦堡城各處傾塌關係緊要

委宜急防便行文經督撫臣酌處錢粮嚴飭將吏于分轄

處所應繇造的速行料理其傷害人民亦量爲賑卹以救
殘生昭朝廷軫恤至意
行邊尚書孫承宗請急安遼人奉
聖旨遼民窮困至極甚軫朕心安插事宜關臣董應舉亟
行招集經督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綏毋徒驅
逐出境終至失所其在登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縉毛文龍
作何分插一體矜恤餘俱如議行
淮陽巡撫楊述中上言驚聞異揭奉
聖旨劉時俊併伊男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拏解來京嚴
審具奏該部知道

分圖要害解重游循片書居要巳

御史帥衆奏曰臣於前月蒙

恩調外彼已　陛辭回籍行至雄縣地方接臣堂官札付

始知復蒙

聖恩賜環唯時臣已在途白雲係念恨不一依子舍祇緣

聖恩深重不得不趨回謝

恩復任以來惟兢兢思過之不暇又何敢爲陳責第目擊

疆事如身處敝舟在在罅漏至二東之禍猶肩背與腹心

交病所關非小臣安能默默處此而不爲

皇上陳之自河西失陷寇逼山海諸臣之借箸者幾無遺

策矣第屈萊燕當提其衝攉救擊者宜居其要乃今榆關

以西無不厚之防無不脩之險榆關以外增城以為蔽假款以為藩凡天險人險亦既觕比而不疎矣是守法之不可無而非其所以守也蓋善守者必以戰非以驅之戰也謂以料戰之心料守而守乃固也臣按關上諸隘獨一片石一路無抵關之扼塞無大虜之掩襲附枝疾進信宿而至此入犯之最便者也開項者增兵不過數千增將不過偏裨設奴分道內犯而宿重兵於此路萬一堵截不住為所闌入彼且分兵一枝以綴永平之援而以大師抄出山海之後則東西之勢斷而薊溝以西皆震動矣所謂一路設遠處皆瑕者也謂宜重兵宿將預泡此路奴從此入可

撻其大舉之狂鋒奴若趨關并可爲關門之犄角所謂攻我之堅而擬者亦堅矣督撫諸臣議以山石二路付主將江應詔以馬世龍駐永平專管東協爲山海後勁誠得此意然使兵無固志有望風而潰耳與無險無衆同欲固其心尤在統以良將令其各有所恃益將賢自練習兵以有勇知方而不潰將賢自法嚴兵以必死而不潰將賢自多謀兵以算無敗着而不潰將賢能燭奸兵以塘無伏隼而不潰又以車爲衛須有足之城摧控弦之騎奴之長技弗敢格也兵又以有所恃而不潰兵心因民心亦因之而固并將兵者亦因之而愈固以此爲守而衆心成城矣以此

爲戰而背城可借矣不特此也夫可恃在我醜虜亦消其要挾之奸而款之成也易可恃在我朝鮮亦絶其依違之念而毛文龍之孤寄也穩守關之策共直截湊于似無異於此者雖然去疾宜速師克在和霆擊之振蹈跣罔不濟踪同心之朋鬼神若爲避鋭苟利封疆即如虎之相爭勿計也臣願在事諸臣出此也苟知探驪即鑄甲之多寡勿問也臣願在事諸將出此也幸今經督道將俱悉心邊備而樞輔孫承宗又閱視關上矣知必有一番方略以抒主上東顧之憂但謀不厭密將不厭多以不恃款之心用款以不忘戰之心議守以長城之才求將如杜應奎李懐

信策俱宜置之要害與江馬二帥同心訓練以堅三軍之骨則遼事尚可為也遼患息即奢安二酋且閩風鼠奪又何難妖賊哉此臣於羣策中揭其最直截簡要有裨於疆事者為

皇上陳之伏乞

聖明留意來

聖旨這本說的是杜應魁見報新兵着即刻勒限統領前赴山海李懷信有兵都調赴山海與同杜應魁公同江應詔馬世龍置之要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共圖料理同守疆土其間事體或有當議者輔臣承宗詳議來說

大學士葉向高中救司寇王紀疏曰、臣病臥旬日、閣中事務、一切不聞、非方具疏乞罷、束裝待命、乃今早忽聞有旨、刑部尚書王紀、華職爲民矣、紀與閣臣沈㴶相攻、談者亦以爲過、

皇上但責以大臣爭論之失體、紀自無辭、今乃以佟卜年劉一㷵之獄、而遽斥逐一大臣、則從來所無之事、大小臣工、孰不疑駭、夫一㷵卜年之問在法司、誠失之遲、然如此大獄、必須詳審讞議、其情果真、則雖父子兄弟、不能相庇、如尚有可疑、亦宜虛心以求其當、三尺在衙

天地神明在上、誰得而枉縱之、有一毫枉縱之心、便得罪

于 宗社得罪于天下萬世問官之罪且在各犯上矣紀

歷官中外素有清正之名乃敢欺

君枉法曲庇叛逆之人以誤 國家而蒙戮辱臣知其愚

不至此也自臣受事見言者懲年來之廢弛每以嚴威果

斷勑

皇上臣時語同官

主上英明天縱所少者非威與斷也正恐威斷未必盡當

臣下不得言耳今旬日之間 嚴旨屢下緹騎四出又繼

之以逐尚書

天怒赫然如雷霆之奮無不摧折威已彰矣斷已行矣然

而王紀之斥終非其罪即劉時俊之通夷亦竟以巡按官之勘明爲妥故臣雖當身病力竭奄奄待盡之時不敢不陳其愚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收回　成命令紀仍照舊供職責以作速問明前獄則大臣之體全而國法

君恩亦爲兩盡矣昔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將殺人釋之堅執不聽此二事者或主寬而臣嚴或主嚴而臣寬跡若不同而要之皆斷于法微獨皋陶釋之無心即堯與文帝亦無心也故萬世稱二臣帝堯文帝之仁不衰臣敢爲

皇上論馬至于蜀中鄉官不許領兵則臣聞自有蜀難鄉官如董盡倫以計全城張健金富廉李大儒等督衆殺賊似不必盡奪其兵掄關之監軍贊畫但不可使大將之權若全無一兵管轄何以展布江應詔
勑書兵部請之臣等撰之有無重賄必須查明應詔已操大將印守關又有馬世龍為之後劾而又調李懷信杜應魁諸鄉兵往彼作何管轄是皆該部與經督諸臣之所當詳計者臣老悖昏迷自知言之無當而犬馬有心不敢不盡決不敢黨護狥私為　九廟神靈所殛伏案口占語無倫次統望

聖明鑒其愚誠而裁察焉臣疏巳具遍閱同官亦有公揭

列臣之名似可無言但彼此各盡其意以候

皇上裁擇理亦無妨故仍敢封進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奉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叛酋謀陷三韓戕殺官民喪失疆

土遍國飲恨遼廣陷後皆奸細所獻今屢次拿獲真正奸

細通不上緊會問奏請正法任其瓶延藉口爲醉王紀全

無急公欺君誤國遲慢支吾本當依律重治念係大臣姑

從輕處了予奪出自朕裹有何猜忌卿等不必申請巳有

旨了

師中之詰何洋以暇無忝丈人之號

貴州巡撫王三善飭鉠堪憂疏曰臣初疏擬住沅州者為行師之道莫先于足食而黔省兵食尤當先議夫人而知黔之貧而不知黔必仰于楚第由黔征楚遠者四五千里近亦二三千里往返必須二三月安能必有司之速應安能必解役之疾趨沅州者黔楚之交使于期會者也為餉計也再疏擬住鎮遠者臣住沅州月餘一切分派糴買差有次第而所募楚兵必使入黔然後可以核實可以歸伍待粮米運至鎮遠稍有積聚然後可以親提大兵而上數路並進一舉蕩平不然有米不至與無米同有兵無食與無兵同故被圍者雖急而解圍者實不能急且不敢急其

所以不敢者自圍臣視臣猶解倒懸若臣自視尚存孤注
會城圍而尚有臣臣舉事不當而黔遂不可收拾矣故臣
再疏止擬住鎮遠非逗遛非畏縮原為慎重而不敢輕發
以誤封疆今閩會城之內粮食已盡力難復支會城之外
文武將吏一無可恃臣若不進會城倘有不測封疆之任
誰貸用之死于法與死于敵孰勝此臣雖極知力不能進
勢不可進而不容不進者也臣五月二十三日抵鎮遠二
十八日即提兵赴援矣各兵關支行粮悉于倖米載道而
來臣視之皆糙米中參和燕麥且半多腐臭畜亦不食何
況于人如此等米即運至百萬何益嗟乎此楚有司之罪

抑督餉官之罪。將責楚之有司，則遠不可問。將責督糧官，而黔官寥寥數員，無可代者，亦不過付之長太息而已。微臣此行，雖事處萬難，亦必出九死一生之策，不敢負

皇上委任之意。第恐臣心無窮，臣力有限，旣進而提兵，復不能退而慮餉。伏乞

皇上將新簡貴州按臣董翌，

特賜專物，提督湖廣一切軍餉，任扎鎮遠，仍准其不必候

旨，以臣具疏之日爲始，即便移文管事。其方面有司敢有仍前怠玩溺職者，不時糾參提問，則風紀張而羣吏肅。是不動聲色而灌輸于不涸之源矣。又新按臣雖將蒞任，舊

按臣史永安尚在圍中新按臣已任監餉舊按臣應任監
軍益共任黔久熟諳夷情身陷重圍練習兵事況剝膚之
災與同仇之義更倍恒情此尤當顓其共濟者也至于督
撫臣李標前任御史劉述祖題議留鎮偏沅彼尤止藺州
一酋之變當此兩酋並起之秋爲變更大而所在土司各
懷覬望尤不可不先事設防則此鎮萬萬當增應否即留
任鎮沅乞
勅下吏部覆議施行
司禮傳出
聖諭諭內閣即今封妃大典在邇所用冠頂金冊等件錢

計切桑梓自無迂說通達以以合滇蜀之勢尚為得要

糧煩多例應該部辦納自奴酋發難以來兼之滇黔蜀曾經變軍民塗炭以至各省直加派重征民不聊生況內外庫帑罄竭軍興不貲朕特命官于內庫查前脩造至期應用以稱朕節儉之意卿傳示大小臣工凡有軍需等項錢糧務要各秉公心撙度不得糜濫仰體朕衷特諭

巡鹽御史傅宗龍奏曰臣滇人也冒險出滇為鄉人乞旦夕之命謹以臣鄉危迫之狀為

皇上陳之方今酋之發難也臣鄉之文武大吏投袂而起縉紳庶士聚族而謀僉曰蜀與滇脣齒也無蜀是無滇矣不憚征貨繕以俟

朝命既而曰蜀危矣朝命遠恐不即臨裹粮而前不遑
啓處不謂　天禍滇國又生黔禍以分覆滇師都司楊明
廷以三千人敗歿于畢節矣參將尹啓易等一關敗信自
烏撒奔回而霑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夷衛遂爲土婦設
科之黨李賢所破矣都司李天常以四千人敗于叠水矣
尹啓易又以三千人爲設科之数千人所敗而交水及曲
靖城外之村屯焚劫殆盡矣武定尋甸嵩明之間日尋干
戈無一日不傳警報遂援兵四集而東川之賊乃始出巢
幸也天之不以滇予賊也土官沙源再戰再捷而後賊首
殲賊首殲賊衆潰滇之會城免爲成都之續也嗟乎滇人

之濱死者屢矣被兵之處不忍言矣水旱連年四金而易米一石行賈居送祗爲盜資避難流民顛連載道即受壓附郭者倏移入野倏移入城憔悴飢疲無復生理每謂迤人巴人最苦不幸滇人又身御之今東川業巳逝歸露平巳矣第收復天暑盛而寇必潛蹤驚竄似可粗定矣然一賊未除司督告蹙兵以無餉而難聚賊以無兵而復滋九月十月之交米巳熟而未收是資寇糧之日也且按臣楊春茂行矣撫臣沈儆炌行年七十拮据愁苦適身是病矣司道各官察處者差行者接踵而去見在會城者僅林士標一二人迤西僅孫務王之機二人迤東僅閻傳一二人監軍

惟有黄土華，而憂讒畏譏，日求解任，亦不過掛空名而已，至于將官中，能勝討賊之任者，更無一人，雖臣即竭盡心力，不敢告勞，而一心兩手，安能應日新無窮之機務耶，臣等覩其癯貌，楚楚可憐，惟有相對太息而已，臣將有城而無兵，欲增兵而無餉，既無兵餉，又無將吏以調度之，

皇上誠一垂睿思，如此光景，滇南能不淪爲絕域乎，尚能保一年無事乎，臣覓假省親，于去年十月抵里，方期叱馭而前，所遭地方大亂，臣自分必死于賊，永無事

皇上之日矣，茲獲苟全性命，皆

皇上如天之庇也，臣懼與全滇億萬生靈，並膏原野，萬不

得已循漢丞相諸葛亮征南之舊道從鉢雄入雄安從苴却渡金沙江而入會川遂從建昌渡瀘入蜀今已抵成都矣臣之勉爲此行也仰恭餉書圖畢力于理鹽之役臣之志也然冲炎犯瘴割父母妻子之愛而冐險出滇爲鄉人乞旦夕之命于

皇上尤臣萬不得已之至情也臣之所首懇于

皇上者乞　嚴勑新撫按及新推司道諸臣從建昌刻期入境受事蓋此時黔路已斷粤西亦有一路可通而夏秋瘴癘爲虐或諸臣所不敢輕涉也瀘江雖有瘴而不甚毒且臣可以來而諸臣獨不能往乎諸臣入而法令一新盜

賊亦當斂手。此救滇第一急着也。撫臣所題
請就近推升及添設將領諸務。亦望
皇上勑下部院速見施行。早得一人入滇。即得一人之力
矣。其次則　請發帑金。
皇上于東西交訌。不惜傾儲以供軍費。薄海內外。無不謳
歌。即加派未停。不敢懷怨。夫滇亦一藩省也。顧不能當西
蜀之半乎。乞
皇上慨賜二十萬金與蜀並運。責令蜀撫差官轉運入滇
以爲滇兵續命之劑。仰見
皇上慈愛仁明。不忍一物失所。其不忍以二十萬金昌滇

可知也。且臣之求原不修也，其次則乞
嚴諭督臣張我續乘取重慶之聲勢，速勦賊，即乘勝以
勦東川，若奢賊未即就撫，亦須分兵從鎮雄烏蒙先平東
川。為臣鄉除腹心之疾，臣鄉原無一事，以救蜀而全省皆
擾，督臣能不念滇而早引手乎，東川先平，次及鹽倉，滇兵
可與蜀會，即百奢酋無能為矣，其次則乞
皇上諭全蜀中撫按開通建昌，臣鄉在天抄，蓋自玉斧一
畫，而滇不通于　上國矣，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自黔取滇，取蜀，今之東西二路是也
太祖遣將南征，亦有貴州原非上路之

諭以蜀中未下故不得不先從黔入手今黔省傳聞未破則東路尚有可行之時然不可以歲月計也粵西又未開闢則舍建昌何適乎必建昌便而後有入滇之仕紳必滇與蜀氣脉流通而後可合力以圖賊此理之一定不可易者臣親履其地求其利病而力為調停亦不過給應得之餉補原領之兵假便宜以殺賊而取山澤之產以濟驛站之窮不必創非常之原而兩省可合為同室矣若

廟謨獨斷肯以會川改隸雲南聽其制置而自建昌至黎雅責之蜀中尤覺便益以會川至滇僅九日而至蜀必一月遠近之勢異也臣已將彼中事宜面告之撫臣張論書

逹之撫臣朱燮元矣兩人俱爲　社稷業有同心然非
明旨諭行恐究竟作道旁之議也今日之勢似蜀急而滇
緩然滇亡則蜀必不能獨存其奢賊一窮不入建昌則走
東川矣故滇之可慮猶在蜀之上也通建昌以安滇寔所
以破奢酋之後窩也滇蜀合而俱安無憂黔矣廣西南半
壁終爲　朝廷有耳臣暗淺無奇又奔走困頓條上鄙見
拚率無倫而區區之心若於怔冲望
皇上之一憐憫也

曲阜爲兗州左臂故賊欲先據之以孤其勢

賊攻曲阜郤之

報稱六月二十七日鄒縣妖賊領馬步萬餘薄至城下
知縣率兵民極力捍禦殺賊甚衆賊不能陷旋以退至

而后得果力以攻府城縣令擇郡如此功亦偉矣

按營而去

沙溝兵將擒斬妖賊奪回糧艘

報稱六月二十二日辰時有來滁州衛通州所糧船共四十六隻在于運河彭家口灣住有搶夏鎮妖賊千餘名陸續前來搶拒截沙溝營哨官姚文慶許領等齊集本營快壯軍兵幷沙溝附近四處鄉兵共三千餘名飛至彭家口拒敵活擒賊人孟光漢李有安等共十一名殺死賊人四十餘名孟光漢係僞封總兵李有安係僞五王見賊成城龍砲糧船俱光漢等攻陷搶奪運送滕縣者也糧船搶去七隻沉水二隻救回三十七隻淇搭回韓庄與各船連成大幇俱漢各賊解兗東道審問

淮兵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

淮兵與賊交鋒殺死大半賊窮無路從東路白山逃走沙溝營哨官姚文慶等率領營兵鄉兵赴彼截殺斬賊五十餘名將前搶去糧船七隻撑回韓庄餘賊盡歸滕縣

奇發

遼陽城火

塘報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紅雲一堆從空墜下火來城內房屋人口牲畜燒死殆盡

禮部尚書孫慎行以病請歸

上曰卿清修峻望倚毗方殷覽奏情詞懇切暫准回籍調理稍可撫按奏請起用

加惠安伯張慶臻少傅兼太子太傅以近者護送

皇祖妣神主及先護送

皇考梓宮屢著勤勞故也

二十一日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 太廟○

升李若珪楊漣太僕少卿

山東一日二捷○○○

撫按奏報七月初九日據總兵楊肇基報稱本鎮力疾六月十九日抵兗州府即遭深雨連綿卓于本部院禾七月初五日說臨祀師初七日早率監軍王副使徐副使同本鎮督領兵將至教場點閱官兵隨詣祭六月念三日陣亡將士忠魂痛哭拜奠人人感泣正切奮志同仇祭禮未竟忽報妖賊衆擁一萬餘五路而至已近城南三里大橋外本鎮面承本部院方略同兩道中嚴號令先發游擊蔣紹芳王化溥領騎兵一枝迎賊截殺而都司楊國威廖棟分兵二枝進出賊尾賊腹背受敵殺死千餘抱頭鼠竄我兵追至橫河山水暴發賊奔竄擁

眞切要之論東南防禦大略已得八九

張被水淹死無數伏天霽道開即統兵南下鄒滕之賊不足平矣

應天巡撫王象恒亟備勦除以衛根本疏曰頃者滕鄆之變臣曾草疏一用撫諭之人一用附近之兵一用見在之糧于時賊勢稍息遂未敢頻瀆不謂彼賊雌伏之後復爾鴟張夏鎮之禍慘矣且圍沛縣攻濟寧窺兗州索戰于徐州而邳州更岌岌矣腹心咽喉之地遂至梗塞衣冠文物之區盡爲戎馬此其患何如者况南則鳳陽泗州東則淮揚再南則留都關係何如重者寧可不急備乎除將前疏備牘以進外臣已調兵防守鎮江等處而更有最急當請者江上之要害有三乘機之當議有三而勦賊之要着

惟　敢備陳之一則京口一則浦口一則安慶京口頃臣疏添游擊就見在舊兵整理之此時之言也今事急矣京口須再加兵一千以防水師而作淮楊之後勁此一要也浦口南北之沖在南都城外六十里大江之岸北則滁鳳喉緊門戶也此處必增兵一千一勇將領之庶可以折北來之瀾此又一要也又西則安慶為諸省問渡之津而應安嶽池太寧六府幅幀多濶祗兩道臣平時已苦于奔馳之不及而況此何時也徽安道且倚以抑運行矣千里之區豈可無彈壓之人故安慶必須添一道臣而以安慶之全應天之半屬之江浦六合皆可遥制且有事可以移住

二縣拱衛留都就以本地兵操練急則再加兵一千應西路可以無虞此又一要也夫此三千之兵其大略也急則增緩則減原無則就近召募之各營有餘則就近調發之隨時斟酌焉若夫糧餉多則用須一兩少則九錢大約兵一千月有千金之費而哨官隊長之加厚衣甲器械之新增大約有一兵又有一倍之費臣與道臣皆隨時酌處或動協濟海防銀或搜括帑藏不問何項許爲借給事平查補此所當議者一也又有砲臺之當設各處俱有砲臺而南方則無之合于沿江諸處如京口如龍潭天寧州浦口孟河福山靖江等處俱係江岸渡口皆立砲臺數座上蓋

一房中留砲孔下空之可以藏兵每臺大者一二百餘小者百十餘賊至渡口則火砮齊發可以擊之于彼岸可以擊之于中流雖費多而其用大此所當議者二也又有漕粮之當議今粮在河萬艘鱗集而此賊乃扼其喫緊項已奪砲船粮船十餘隻矣及今宜將漕舟在徐者歛之濟南江南附近地方行者量留數處積貯有方查安慶一府漕粮尚未起運須該道府申詳欲留之以為該府備禦之需臣以彼時事勢尚緩未敢輕議今似不得不然矣以上皆防禦之着也若夫勦除緊要之着必須

勅山東河南巡撫總漕總河及募兵居中合力併兵及南

京操江與臣衙門佐之兩淮鹽臣巡漕御史又繼之各便宜募兵便宜支餉或因粮于漕艘于鹽課多者四五千少亦一二千四面環攻期于盡殲總之事平銷算並合則力大分則無成急則濟事緩則難備故盡羣力羣策以救焚拯溺而後寇盜不足平耳不然若膠守故常坐以待斃噬臍而圖之不亦晚乎臣此時見目前事勢緊急不得不盡言如此者伏

天之靈得漸漸就平是在隨時斟酌耳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覆請臣等遵奉施行

朝鮮陪臣吳允謙等四十二名

論文龍者當以此號爲準的瓜底情狀極極可憐苦不容不援哭泣之衣必剿奴之延命遐之不求相剛宗之政靈則爲之觀皆其實步書談過計

大崇教等七寺喇麻僧班就頡行三十六名
禮部尚書孫愼行乞歸允之
兵部尚書黃克纘亦歸
光祿少卿岳元聲奏爲國脊輕擲可痛帥尾孤撑宜憐
作闖海外消耗描寫局中情形略陳
聖聽伏乞勑下廷臣詳議臨督憐樗酌餉餽士卒愼攻
守漸圖雪恥除兇并從來謂國勢者必通華夷疆域爲一
身而後脈絡可循經畫不錯
皇上試披皇圖而俯觀遼河東西疆土南至旅順北極開
原延袤一千幾百餘里非我

何紛紛爲夜來一論一徵一个眞經濟者言

祖宗櫛風沭雨之天下二百五十年來
皇上所恃爲　社稷左臂而身使之者乎此眞臥榻之側
也
皇上豈肯容他人鼾睡者乎臣歷觀數十年來豢養邊臣
戲視　社稷恣塡谿壑循至二三殘臣跋扈不悛我
國家全盛金甌幾視殘缺奴未渡河而主帥先逃奴已歸
巢而城池終弃金戈鐵馬肝腦塗地忠臣義士委草棲蕪
風聲鶴戾驚蠹公卿之壼域恫疑虛喝煽起草澤之波濤
海内豈少李永芳之賊哉盈庭之不忿而憤然作色也豈
非

皇上忠義之士爲 社稷圖復此左臂者乃道傷之築迄
三年而未有成言致使徒步海外之一毛文龍稱將軍於
皮島也不謂我 國家熊羆塞外之氣象之可痛者如斯
也臣於文龍之報捷鎮江城也初實駭之度酋奴必有屠
戮全城之慘及鎮江城之陷落也其爲文龍危之訃文龍
惟有疾走朝鮮之者若以文龍之舉動核文龍之伎倆此
非大呼盧博塞之徒呼號僥倖一擲捷試而捷得之者乎
此何可恃也所幸天助 社稷逵人忠智不二心之人之
避禍各島與各島逵民之生長於島嶼舟楫之間者適與
文龍遇合於開關險阻之區山瀰川浦匝皮島而止焉至

此而文龍之伎倆始可次第見矣文龍所居一皮島也而進之獐子島鹿島石城廣祿長山諸島文龍據一島而諸島皆皮島之島也據皮島則皮島之人民與之訓練而安全之勢必與文龍求其同生不求其同死而各島之人民生死肝膽與文龍同也討各島之人民初之救死不贍得文龍與之脣齒為命而以漸覩其中胆智勇敢之士而劄之以纓弁給之以器械馬匹而壯士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與文龍誓期食奴肉飲奴血其有非向報効

朝廷之心可知也此文龍雖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得之者也如此情形而有不非若與其飢寒與俱者非必文

當道徼倖

龍與非文龍之爲心其同舟共楫之相顧相恤亦勢之所不得不然也蓋臣謂籌 國家之變與兵家之宜者因其勢利導之而已矣此又文龍揣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得之者也文龍仗 社稷之靈以徼天之倖者此也以臣計之天之不可長恃而倖之不可屢徼者其說有幾臣謹採之海外之消息集之爲愚者之千慮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觀今日 國家功令殘遼流移之氓混亂竄入內地者定以奸細論此令中外奉行嚴於細柳矣登萊之地遼民不敢踰望海渦一步則夫遺黎之在遼陽者勢必盡驅而置諸海島間有遼民之奔竄于風波而止

乎內地者亦如驚魚駭鳥逃之乎深密而後可得其性命之情則避民之不寘入於酋奴而依歸於文龍也即三尺乳臭亦文龍之義士矣文龍而有人心有弗飲之食之者乎度文龍亦勢必不能不飲之食之也試問文龍持籌足食作何料理此其可憐者一也或曰文龍尚有朝鮮可藉聲援佐餉之一力無非爲我　國釜山之捷其君若臣誓不敢後以負我

主恩監軍一過不禁騷驛而　國儸蕩然使伏戎之禍遂見于李㻳爲酋奴驅朝鮮之叛逆者且在蕭墻之內矣文龍不懲創而濡沫之朝鮮之民又未必不談虎而色變也

如此而欲望緩急於此隣試問文龍講信脩睦作何方略此其可憐者二也最可慮者謂文龍性忠義其人耶則今日尚方之劍何殊蘇武之節文龍臣鄉人也文龍而果至于此也臣且當執鞭拜下風何敢重疑之文龍而猶不免於中材晚近之末流也萬一與師日費不支仰天飢餓莫告上無以答

君父之命下無以飽島人之腹酋奴乘間襲香餌以招提之文龍於此生死難持而進退維谷彊場之禍有不忍言者試問文龍銜鋒馳突作何韜略此其可憐者三也酋奴鬼蜮幻有幻無海上訛傳朝三暮四或從榆關而道聽或

如畫

眼孔宜大

由旅順而塗說逃兵廢將之口吻江湖術士之揣摩或憑
祖功宗德而居無事或效指天畫地以倖邀功訛以傳訛
信以傳疑葵藿之夫似迂似痴燕雀之華亦醉亦夢
皇上山海以東一片錦繡江山等於沉舟破釜矣傷哉不
知篙師孤撐之所以也中外譁者從舉毛文龍爲一話柄
可謂一文龍之外遂絕孫吳之跡乎請就文龍而詳文龍
之說喜談文龍者謂遼事兵興以來從來未有手縛佟養
真父子一報奇捷　賜敕賜幣汛是赳赳干城此夫鼓舞
文龍以賈餘勇者非乎此信文龍而過者也過計文龍者
謂酋奴毀滅遼城收拾老寨以東絕無有入犯聲息又何

二語斷案

情實如見

必毛文龍添此贅疣。請兵請餉。並屬浮浪。此夫裁節漏巵

以求實事者非乎此又不信文龍之自

信何如也文龍踞皮島盡圖立說而號于衆曰龍居皮島

跨鮮制逆控阸上游躡踏覘虜擾南衛挽奴手足居奴

腹心更有夠道直搗巢穴壯哉言乎譚何容易臣度文龍

就中進止機宜而竟其着數韜略進之未必制酋奴之死

命退之不至損我　國之威靈文龍便宜行事將略義能

出此乎獨憐其孤棲窮島置身絕塞投石超距之未退生

聚教訓之不免其心於貓鼠之眠群張爲龍虎之鬬仰海

天而飲泣於巖岫濱渤之衝望群援而號呼於登萊山海

之間。文龍之最可憐憫者此也。又文龍所自信而中外人心所未能全信者如此也。而由斯以論文龍鎮江初捷之時則爲倖得倖失之文龍。鎮江既敗之後則爲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爲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之後則爲千慮萬慮之文龍

皇上試下尺一書諭文龍曰爾居島中。山川形略。聚米可圖爾共墾溉屯牧。與士卒甘苦是共練精師沿海哨偵以制奴出入。就關嶺設奇。游伏扼奴項背。與朝鮮臂指相通不失輔車之倚。登萊天津山海諸要害。務爲率然策應使酋奴不得見長萬里金湯將在皮島焉。如是則

皇上之倚畀文龍不啻心膂而文龍能不手額頂踵捐糜

奮擊以報

陛下乎。

皇上試下一檄子朝鮮曰爾國衣冠文物略似中華風俗人心與他國迥異垂二百五十年來世受國恩毋相凌。毋相軋矢心戮力以匡王室朕將嘉勞之不追其或左右觀望畫首鼠之端功令具在毋貽爾先王羞。如是則朝鮮感

恩欲死且吞刃浣腸上下相安與島中漸成犄角之勢而頸可繫

闕下矣若夫遼之土地在也遼之遺民在也痛殘蒐之莫返悵呼搶之無從

皇上試下一令。斷之曰。爾遼煙雲稠密。爲國保障。一旦摧殘至此。朕心攸困。爾豈不知。爾其收戶口。釐生聚。朕將胥且經營圖所以恢復。永建廼家。如是則遼民死亡未盡者。將携老扶幼裹粮宿師以候王師之至。